

擁軍故事

一切為了前線

目錄

傷兵母親李桂英·····	宜琴(一)
『一切爲了前線』·····	力科(一一)
掩護·····	怡然(一九)
母親·····	王軍(二七)
救護·····	湘之(三二)
一個愛護抗日軍的故事·····	新(三五)
李德山之死·····	申(三七)
總反攻中的吳橋區婦女·····	蕭志鋒(四〇)
一個後方勤務站·····	建羣(四五)
她這樣的熱愛八路軍·····	王軍(五二)
說服·····	徐進(五五)
『他是我的丈夫』·····	(五七)

傷兵母親李桂英

宜 琴

李桂英是如皋縣、城東區、薛洪鄉人，出身貧農，養下來是個六指兒，又是個「丫頭」，得不到父母疼愛。小時會幫人帶小孩，又做過收頭髮結洋網等活計，吃够苦頭，出嫁到本縣本區李馮鄉薛二家，仍很苦。民國二十二年上，丈夫病死，她沒生養，領帶養女繼子各一。

一九四三年，鄉婦抗會成立，她被選爲小組長，後來又做副會長，一直忠心耿耿爲革命工作，創造了許許多多英雄模範的事蹟。在分區羣英大會上，英雄們來賓們聽了她的報告後，都受到其影響，感到革命決心和羣衆觀點的提高。大會評定委員會除評定她爲一等模範工作者外，並同意如皋贈給她「婦女英雄」和分區司令部政治部贈給她「傷兵母親」的稱號。

她的整個報告，內容異常豐富生動，但因篇幅關係，僅摘載救護傷兵一部份，這裏充分的表露了她的高度的英勇堅強的革命精神，與對革命戰友母親般的熱愛，這是值得每個讀者深深的體味並學習的。——編者註

去年八月半，我在區裏開了五六天會，大會末了一天，馮區長和袁廣文告訴我：『家去不要上那去，夜裏有工作做。』我心裏有些懷疑，不曉得甚麼事情，臨走時，這裏通訊員偷偷對我說：『夜裏要鬧到東陳去打。』我想：『工作？怕就是這點兒了。』

回到家裏，還沒有到場邊，大嬸子站在我家門口，一看見我，聲音像有點變了：『你出去這些天數，家裏差點兒出事了，你女孩兒不好過，一天死過去幾次！』

我身子好像做不仕主，渾身抖起來，大嬸子朝屋裏說：『在床上！』我跨進房，一脚溜到床前，唉！孩兒瘦得像個柴棒兒，眼睛半閉着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淚也熬不住了！

孩兒睜開兩隻眼睛，向我看看，我伏到她枕頭上：『小伙你怎麼啦？』她說：『娘！你上那去的？我要死了！』就淚水直淌了。

我心裏像刀割一樣的疼：『孩兒領的人家的不錯，手背上肉，手心裏也是肉，我總把他當自家養的待，今朝這個樣子，若是有個長短，我也沒得日子過，隨他什麼夢！孩兒死，我也死，孩兒活，我也活，親娘爺老子叫我出去，我也不管。』

燒了茶，找過醫生，半夜過了，戴子全在河北喊起來：『李桂英啊！李桂英啊！』我心裏有數了，再看看孩兒，實在走不向前，悶了頭，沒有睬他，

孩兒聽到外頭有人喊，曉得我又要出去，小嘴撇了下子，沒有說得出話，身子一掬，暈過去了，我頓時心裏亂做一堆，連忙抱到手上，輕輕抹她的胸口，倒了點開水，灌下去，嘴哼了幾聲，才醒過來了。

我的心才平靜了點，陳桂芳又在河北喊我：『李桂英啊！李桂英啊！你怎麼弄相的？』孩兒剛轉機，我怎麼丟得下，應付了一句：『馬上來啦！』實在心裏想，今朝打死我，我也不出去。

第三次，區委同志冒翠英又喊了，我心想：『晦氣，事情一定很急，怎麼好啦？』放下孩兒，走

出門，隔着河喊：『我孩兒要死，今朝不能去啦！』冒翠英說：『孩兒要死啦？東陳倒打起來了，好幾個帶了花，一個已經犧牲掉，你快拾去。』我立在風頭裏，兩隻腿子只是抖，心像要往下落，我想：『那個人家不是走洗鍋把兒子帶大的？那個人家不歡喜自家孩兒？不是新四軍來打鬼子，孩兒就是帶大，我領着往那塊送？』心一狠，主意定了，家來把孩兒蓋好了，她只是哭着喊：『娘啊，你不能跑掉啊！我沒得命啊！』

我對她說：『小伙，你乖點，我到河北買藥去。』我揩揩眼淚，披了件褂子，往外就跑，先到前頭喊醒了大燄子，請她來照着孩兒，自己往西直跑。

我走過油坊門口，月亮底下，看見一個血淋淋的傷兵死在地上，心裏更加難過起來，兩隻脚做不住主，跑了十幾步路，跌了三個筋斗，『嘿！這也是人家娘老子養的，一不是請得來的，二不是買得來的，那一樁不是爲的我們老百姓，今朝打鬼子，死在這露天底下，吃這種淹心的苦，我的孩兒不過不好過，我就恨不得要死，將心比心，我應該好好去拾傷兵。』

我和陳桂芳，賂秀英三人一直向西跑，下去二里路的樣子，只聽見傷兵『哎呦』的聲音，前頭拾來了三四個，連忙接了一個來，後頭民兵也趕上了，叫他們接了過去。

我只顧拾，×同志見我拾得氣急，說是：『你歇歇再拾吧！』我說：『歇嗎？甚麼時候？還歇！』我生怕萬一落頭送上來，來不及拾。

仗打好，已經早飯時候，傷兵全拾了回來，我忙着去找安排落場，一天不曾吃，我也不想吃，走過家旁邊幾次，沒有時間讓我進去。

二十幾個傷兵中，我揀了一個傷勢頂重的，他痛得連話總很難說，我坐到他旁邊的門板上，慢慢兒的抱起來，躺在我身上，我一手托住他的頭，一手揉傷口，專揀些有趣的，說給他聽，最後還說：「你們這次帶重花，我差帶兒氣得和閻王老兒隔壁（差不多氣死了的意思），你們總是爲的老百姓，下趙鬼子再來時，我們老百姓齊起心來和他拚，我還要捉一個來，把心挖出來炒韭菜你們吃！」傷兵同志都笑了說：「我們帶了花，老百姓這樣子服侍，下趙打仗一定更出勁！」靠門口的一個還說：「你講講閒話，傷口痛好多啦！」

我總是裝着笑臉對傷兵，實在心裏想：「他們爲了老百姓帶了花，老百姓却還不大肯來服侍。」我又想哭，又怕挨傷兵看見，更加難過，我想：『不要作孽吧！有眼淚自家往肚子裏吞。』

醫生來打過針，靜了些，我放手讓他躺着，看看一條褥子，像浸在血水兒裏的，想幫他換掉，傷兵不好意思，我說：「你們這些同志哥，我們把你當弟弟，你們把我當姊姊，總是爲了打鬼子，還有甚麼不好意思。」我又怕腳腿上有褥子，包裹傷口不順便，想把褥管兒幫他剪掉，傷兵捨不得，我又說：「婦抗會也是做的打鬼子的工作，下次做條送你！」傷兵感動得哭起來，這才肯了，我又幫他換了包裹傷口的血布。

傷兵問我：「你住在那一鄉那一村？叫甚麼名字？」我說：「住在李馮鄉冒里村，公婆家姓薛，人家總叫我薛二奶奶，娘家姓李，參加婦抗會後，才取了個名字，叫李桂英。」他向班長借了枝鋼筆，把我的名字寫了下來，我想：「晦氣，才剪了他條褥子，就把我的名字落去了，下趙不要來找我說話！」那曉得他說：「寫下來，死也忘不掉，到那塊就告訴那塊婦女。」我說：「同志哥，不用這

樣子，這是我們婦女應該做的事。」

我服侍他睡下了，跑去幫駱秀英洗血布，才歇手，隔壁屋裏又喊了起來，我溜去一問，傷兵說：『我要解屎』，我看看樣子，人是一點兒不能動的，那裏還談到起來大便，左想右想，去拿了塊門板，在他旁邊攔起來，和原來的鋪一樣高，當中留一點空隔兒，底下放了一個尿馬兒，讓他大便，我問他，『還解不屙了？』他狠聲狠氣的說：『你又不是個獸子，我不過這麼大的個肚子，要屙多少？』我想：『也難怪，傷口痛得難過，打我我也不問了。』

我蹲下來幫他揩，剛好進來三個挑猪草的女人，駝肩搭背的在門口看，說我爬在地上，像是舐傷兵的屁股，不是我男人，也是我相好的，我心想有些氣，我這樣做，還來破壞，再一想，我做的事情是對的呀，我氣甚呢，就對她們說：『新四軍是我們大家的男人，也是我們大家的老子，一不是請來，二不是買來，他打鬼子，爲的我們老百姓，我們的老子男人還沒有這種本事啦！你們說是我的男人，你們也有半份！』

他們有些難爲情起來，我想她們應派做點事，我拿了一大把血布，請她們洗，她們還好，手指兒擰着血布走了。

5

下半年，弄了一點薄粥，給傷兵吃，袁廣文來說要望葛家兒搬，傷兵丟了碗，哭着不肯吃，他說：『像我這樣帶重花的，除了李桂英服侍，是不會再活的。』我想，不吃點兒粥，人更經不起搬，勸他，騙他把粥吃下去了，還添了一點兒。

傷兵總在耽心，不能離開這塊呀，去了怕的沒有人很好服侍，我心下一切都明白，又不敢當着傷

兵哭，當驕秀英哭的時候，我拖到一旁，發急道：『親娘啊，你不能害他們呀！』當我想到別的婦抗會員有些不肯好好服侍，心裏再也熬不住，自己拿了絹兒躲在人家毛坑邊頭擦眼淚。

幾個民兵拿來了門板，傷兵清楚了，想到像這樣服侍，別的地方少有，總哭得不能講話，從板門上滾到地下來，抓住我的小手兒哭，我躲又躲不掉，耐也耐不住，跟着哭起來了。

拾走時，我跟在後面，拾到東邊蘿蔔田邊，重傷兵的一個又哭了，我叫拾的人丟下來，忍住眼淚幫他揩，嘴裏說：『同志哥，不要急，我本想同你們一塊去，但這裏佈置了工作，不能離開。』當時順便買了些饅頭，塞進他們的懷裏，叫他們留着肚子餓時吃。

轉過身偷偷吩咐拾的人：『要撥幾個力氣大的，拾重傷的下河上岸過缺口，要撐住門板，不能震動，到那邊後，勸勸婦女，好好服侍，果真沒有人，帶個信給我，他們不是爲的親娘老子，總是爲的老百姓，打鬼子是大家的事，個個人都應該出力啊！』一路回來，心裏想：『千不恨，萬不恨，總是一些死東西——鬼子——該死，下趟再來，我真的也跟着去。』

到了家，孩兒的病更沉重了，看見了我，哇的一聲哭起來了：『娘啊，你真的丟了我！』我一想剛才的情形，再看看孩兒還是齊齊整整的一個人，心裏並不像先前那樣亂，安慰着孩兒：『小伙，我家來了，你乖點』。

夜裏，從夢裏醒來，似乎還覺得有一個斷腿的傷兵抱在手裏，蠻重的。

第二天，一大早，我就溜到抬傷兵的那個人家去了，問他『一路上可安頓的？那邊可有人服侍？』那人說：『就有你們好啦！那邊婦抗會員找不到，沒有人好好問。』我又不安起來了：『怎樣

好啦？我對不起我們的同志哥！」心頭又像吊起一塊石頭。

好久後，聽到二連×班長說：『都好了！』我心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。

是在十月裏，那天新四軍又佳到李橋鄉的陳家油坊裏來。

第二天大早，滿天黃沙，我一個人坐在門口小凳子上，看看掛在屋角裏的一籃子花生，想送去慰勞，正打算去燒早飯鍋，孩兒溜來家了，氣喘喘的說：『娘，丁槍「和平軍」（二鬼子）下來了，到了蔡家莊』，我嚇一跳，心裏想：我們這塊地方是「和平軍」的家家兒路，（經常下來之意）上趟來，東邊冒家人嫂子的衣服叫他搶光，氣得會也不去開；自己做的一套新土布衣也叫他搶去，這下子又不曉得多少人受害？曉得隊伍就駐在河北，連忙溜到後頭河邊上，隔河喊道：『喂！同志哥，「和平軍」來啦！你們快點兒。』『有多少人？多少鬼子？』『我不曉得。』『集中！集中！開上去打！』

隊伍集中了，我心裏真開心：『這些死傢伙，這下子也碰到機關上來啦！我跟上去，也捉他一個來』。一面想，一面朝家溜。

跑到場邊上，我看見南邊十啦節田的地方，一片黃，在朝東邊走，西邊大路上，一批人扛了東西向北溜，冒二奶奶拖了個孩兒，斜田過來了，一個老太一面跑，一面還在扣褂子鈕扣兒，薛三老太的枕頭還擡着在手上，遠遠一看，活像抱的個小孩兒。我又溜家去，孩兒在房裏收拾衣裳，我打發他溜到北邊去，再出來時，第一班隊伍已經開走了，我拉起兩條腿，追了上去。

槍聲機括聲都響起來了，黃沙更加揚了起來，只隱約看見八九節田前頭一大堆人在轟動，我更

加緊溜，蠻大的樹桿子倒在路旁，我沒有看見，絆着跌了個筋斗，爬起來還沒有伸直腰，就又朝前溜。

耳朵裏只聽見「咯咯」的機槍聲，比連珠砲還要猛得多，再溜下去兩三節田的樣子，東邊西邊一塊塊的門板在朝北邊抬，我曉得不好，又是我們同志哥帶花了，看看自己空手來的，重覆打轉，房門來不及脫，拉了一下子，門窩兒都拉壞了。

我溜到比剛才打轉的地方遠半節田，子彈只顧在頭頂上耳腳邊飛，我看見戰場上張連長帽子掉到後面來了，我拾起來丟過去，他都不會看見。兩架機槍擱在兩邊，三四個同志伏着打槍，有的朝前衝，有的朝前爬，子彈只顧「噓噓噓」的在頭上飛。

我倒一點也不害怕，我只想救傷兵。

我看見幾步路前頭河坎裏，一個帶花同志在朝北爬，急忙溜上去問，他把頭抬起來，向我看了下子說：「哦，我帶花了。」我心頭一陣痛，不要說人還是好的，就是死了，我拖也要拖家去，不讓那些混賬傢伙（指鬼子）看見。就是我們的同志哥看見了心裏也高興。我轉身一瞟，大家都在抬着門板朝北跑，沒有個人在旁邊。我怕相門板，一個人又不好端，又不好抬，再等下去又怕不好，我想了想就把袍子一束，我說：「同志哥，爬在我背上，我來扶。」傷兵又像歡喜，又像疑心的說：「你可歇得動我？」我發急說：「沒事，沒事，船到淺處，人到急處，急的時候有急力呀。」一把扶上，蠻大的個子，很重的，在背上只是朝下滑，我說你咬住我的領子，他一傢伙，連頸項肉都咬住了，我喊痛，才放下來，重新咬了我三條領子。

子彈在頭上飛，我不敢直起腰來，矮下來跑，越是這樣人越吃力，我也顧不得死活，只是跑。狠勁下去了半節田，傷兵忽然放嘴叫起來了：『晦氣，我的槍忘了帶來，丟在那塊了。』我想：

『這怎麼好啦？不會繳到那些混賬傢伙的槍，自家的槍反而丟掉了，好不倒霉！』我說：『同志哥，沒甚麼，你坐一坐，我溜去拿。』傷兵擋住了我說：『子彈猛啊，你怎麼拿？』我說：『沒事』，把他慢慢兒的放下來，自己彎腰了腰，矮下身子打轉，心裏又急，人又吃力，翻第一條河時，我才敢直起腰來，透了口氣。再上岸時，子彈又在頭頂上飛。我一聽見『呼』的聲音，就馬上伏下來朝前爬，爬過了兩個碼頭，再翻第二條河時，才又稍微直起腰來跑，當子彈稍微稀的時候，我抬起頭來朝前瞟，我們隊伍衝上去啦！黃東四在朝後退，我開煞心啦，今朝一定要打到他烏龜殼去啦！

一共翻過了三條河，爬過三個碼頭，在第三個碼頭上，一根槍躺在那裏，拿起來就跑，我比得到甚麼東西都歡喜，轉身來往後溜，不會有多點兒路，只聽見『嗤』的一聲，聲音太近了，我身子一側，跌了個筋斗，嚇一跳，怕的人沒得用了，再摸摸頭上的額前，擦了塊皮，頭髮也燒焦了一塊，我心裏想：『還好，不會打死，就是打死了，爲了救同志哥，爲了拿槍，也是光榮的。』

傷兵瞪着兩隻眼睛朝我看，看見我槍拿回來了，嘻着嘴笑。

他發覺我額前的傷痕，着急說：『哎喲，你帶花了，』我連忙說：『你胸門口帶的才是重花啦！我這點兒沒事啊。』

他胸口的血，透過棉領褂兒，血還在朝下淌，我想撕塊小襟去塞住傷口，有些捨不得，再想想血這樣子流，人要沒得命了，我歇家去也不中用，袍子撕掉，家去好補上一塊布；馬上下勁撕，撕不

動，拿到嘴裏咬，命咬了個缺口，再用手撕，連布連棉花一齊塞住傷口，傷兵看見我這樣子，眼淚好像要落下來了。

我稍微直起腰來歇他跑下去兩三節田的樣子，碰到了一個大水溝兒，我怕跨一大步要震動傷口，就身子一矮，側着跨過去，不曉得怎樣的，自己閃了腰（震動了筋骨的意思）一陣酸痛的厲害，我熬住，一聲不響，心想這點兒應耐住點兒，慢慢朝前挨。

來了三個民兵，扛着門板，我直着嗓子喊，把傷兵攔在門板上，我真是有氣無力了，看看只得三個民兵，又上去補了缺，四個人一齊抬了走。

傷兵抬回來了，我把身上的一條圍裙解下來，蓋在傷兵身上，撐住腰去煮飯，煮了五鍋子飯，送去給大家吃了，腰實在痛得難過，跑家去了。

坐在小凳兒上，我又看見那一籃子花生，倒了一淘籬，想拿去給他們吃，孩兒不曉得甚麼，一見就說：「娘是做夢好的，你就是新四軍新四軍的，幾下子一倒，點兒花生都倒完了。」我又氣又好笑，拉住了孩兒的手說：「小伙，你也曉得甚麼，不是新四軍來打，今朝木桶裏的兩件衣裳又靠不住了，又不曉得怎麼說糊塗，馬上過年了，年還不曉得到那塊去過？」

孩兒笑起來了，掬起小嘴說：「娘，你快點兒送過去吧！」

按：原稿係當地土話，北方人有些難懂，所以其中有些字句是稍微改了的。——編者——

「一切為了前綫！」

力 科

——根據地的人民，正以百倍的熱情和堅韌性，不顧一切的支援前綫，記者僅就沂南一個地區所見，把人民熱愛解放軍，支援解放軍的熱情，零星的記錄在這裏。——

歡送解放軍

今年秋天，在那些勝利激盪的日子，沂南——這塊老根據地人民的心，真是太興奮了！

當我們的兵團大進軍的時候，沿途的人民，都忙着燒茶水，紮松門，莊頭上拉下桌子，擺下水果和鮮桃，準備歡送自己的軍隊。

識字班的姑娘們，也穿的格外新鮮，有的大姐，甚至紮上裹腿，戴上軍帽，腰裏斜斜着手榴彈。他們每個人都挽着籃子，籃子裏裝着各色各樣的慰勞品……

號聲響了！鑼鼓響了！解放軍開到了！

當那些雄赳赳的戰士，一個個踏進『勝利進軍』的大松門時，姑娘們蜂湧而上，站在戰士的跟前，把烟捲和染色的雞蛋，塞在他們的手裏。

戰士在歡笑，人民在歡笑，隨地都有軍號響。莊莊都有鑼鼓聲！……一片歡騰的聲浪，在根據地

的山野裏震盪着。

有些地方，軍隊已經走得很遠了，莊裏的男女老少，還爬在樹上，爬上墳頂和山坡，眼巴巴的望着他們勇猛進軍的背影，那些龐大兵團的行列，從這山頭一直擺到那山頭。

整個沂南都捲在支援前線的熱潮裏。

●一個莊子百頭忙：女人們給軍隊推米，磨麵，燒茶，做飯……男人們擔架運輸上前線。出伏的一批又一批，有時候莊裏簡直找不到一個男人。割豆子，挑豆子，刨地瓜，打穀場，都成了女人和小孩的事情，到處是忙碌，到處是歡笑，人們都說：「這才有個反攻的味（兒）呢！」

孫祖區，曾經一天佈置了四百雙「緊急鞋子」，早晨見信，晌午繳齊：合莊的農民們都爭着把自己脚上穿的鞋子脫下來，這個說：「我捐一雙！」那個說：「我捐兩雙！」有的說：「我這一雙，才穿了五六天！」『咱在家裏光着脚也不礙，還是前方要緊！』不到五個鐘頭，結實的鞋子，一批批送交區公所，而且超過了原來的數目。

●又一次，張莊一帶，批下了幾千斤小米，幾萬斤白麵，各莊的人們，都爲這個巨大的數字而緊張和努力。村幹和婦女們，滿街上奔跑，喊叫。麥子湊不夠，有的把各種糧食都拿出來，推米的，淘沙的，磨麵的……天一黑各碾上都點起了燈籠，他們的口號是『閒人不閒碾！』各家估碾的笤帚一堆就是一大羅（註）。從早到晚，從黑到明，人們幾天幾夜不睡覺，但忙碌裏仍然摻雜着歡笑。

一個新的緊急的工作，分佈到沂南。

大批的軍裝，必需婦女們幫助上袖子，引線，瑣扣眼，那時候家家都忙着切地瓜秧，晒地瓜皮子，但是他們寧願把自己的活全擦下。

方圓幾十里地的婦女，烙上煎餅，背着孩子，一批一批都集中到金廠去，小小的金廠莊，立刻變成了一個巨型的縫衣工廠：幾百口子婦女，在寬敞的天井裏，在莊邊的打穀場上，拉下蓆子，鋪下簑衣，搭上涼棚，紛紛的、緊張的工作起來。有些大嫂大姐因為太熱心了的緣故，連飯都不迭的做，天一閃亮就坐下縫，一直縫到哄黑，回家火也不願燒，吃冷煎餅，喝涼水，幾千套軍裝，一縫縫了一個月，婦女們不僅不嫌累，而且縫的好縫的密。從細密的針線裏，流露着她們真摯的情意！

看護

醫院臨時住在下峪，流血的戰士，從南北戰場上，一批批的轉過來。

雖然已是秋天，但是天仍舊火熱。靠近醫院的幾個莊子，尤其是金廠的婦女們。都燒下茶水，白黑的像站崗一樣堵在路口上，巴一眼，望一眼，一來了抬子，她們都提着水壺，端着茶碗，哄哄的跑過去，彎下腰問：

『害渴吧！同志，俺才燒的熱茶！』

『同志們爲咱流了血！活疼人的；咱拿什麼去看看他們呢？』周圍好多村莊的婦女們，都這樣紛紛的討論着：今春天，在他們各人的生產計劃上，都訂着『八月十五擁軍雞』！現在她們說：『實

行俺們的計劃吧！」

那幾天的早晨，婦女們都起了一個大清早，頭不梳，臉不洗，就去開開雞窩，逮住她們的「擁軍雞」，含笑地抱出門來。各個莊的村公所裏擺滿滿滿的一屋一天井。因為男人都出伏去了，好些大姐大嫂自己挑着大公雞，打着鑼鼓，川流不息的奔向醫院去，問候那些受傷的戰士。

開頭，因為醫院的看護太少，下峪的識字班自動參加了看護工作，指導員尹淑蘭，一個人看顧兩個傷號，給他們喂茶，喂飯，……她的手裏不是提着水罐子，就是抱着血衣裳。

天天忙的東頭跑到西頭，西頭跑到東頭，對傷員們的看顧，佔去了這位姑娘的全部時間和心思。往往在深更半夜，別人都睡覺了，她還打着燈籠，和別的大姐們，喀喀碎碎去送茶。

有的戰士因為傷勢太重不能喝水，大姐姐們體貼入微的扯了方瓜葉梗給他們吸着喝。天氣當熱的時候，傷員們都叱喝着要蒲扇，好多大嫂子大娘都蹲在槐樹底下，像哄小孩子一樣，用葶蘿葉給戰士釘了好多團團扇子。他們一切所能够盡到的心意都盡到了。

金廠的識字班，一聽說下峪缺少看護員，都紛紛要求去看護，他們自己拿着煎餅，揹着棉單，並且替傷員們帶上掛麵和雞蛋，像去看她們的親哥兄弟一樣，心急如火的走在山道上。二十多個姑娘，都喘着粗氣，流着熱汗。根據地的姑娘們，愛戴解放軍的情熱，是寫不完，說不盡的。

憤怒的火焰

反動派的砲火，威脅着農民飽暖的日子！沂南人民由喜悅變成了憤怒。

怒氣沖天的反內戰大會，在沂南普遍而熱烈的舉行着！

翻了身的農民，悲痛的記起了以往，國民黨留給他們的災害。他們傷心的說：

『早裏那些中央軍，在這裏偷咱的蘿蔔，扒咱的地瓜，把咱老百姓踹在泥裏……鬼子一來，他嚇的鑽了老鼠窟窿，拋下咱老百姓，和沒娘孩子一樣，多可憐呀！虧着八路軍，把咱救出了火坑。好比咱身上壓着塊石頭，毛主席將給咱掀下來，中央軍又想來給壓上……』

金廠一個四十多歲的佃戶，兩手緊抱着烟袋，一頭氣火，他進金廠莊的時候，就是一擔花籃筐，一桌破櫃，二十多年沒有爬出窮坑，現在他減租減了八畝地，也有了糧食，也有了宅子。他說：

『提起國民黨來，我心裏氣的砰砰的，這二年我將自不挨餓了，他又來打內戰！叫中央軍上來，我的飯碗一脚就給蹺了！操你娘，他真來的話頭，我把鋤頭一擦尋種不和他幹上！』

是的八年來，人民所嘗到的滋味是太苦了！農民們由悲慘的生活，走上現在的甜日子，也太不容易了！

『起來！』

『彙緊咱們的軍隊，看住咱們的家門！』

『守住咱們的飯碗，保衛咱們的翻身！』

在沂南的各個山莊裏，響起了悲壯的口號。這塊老根據地的民兵自衛團員們，一批批的到前綫上服務，小車，挑子，擔架，在通往前綫的大路上，民伕往返，車馬擁擠。好多農民，都攔下家裏的忙活，到火綫上送手榴彈挖掘戰壕，在清冷的夜晚，他們都宿在靠近戰綫的地方，鋪上小簍衣頭，縮在